

近思錄

上海校經山房印行

近思錄集註

重刊近思錄集注序

近思錄十四卷考朱子年譜成於淳熙二年乙未時年四十有六先是數年間編次二程遺書及外書作太極圖傳作通書解作西銘解義皆有成書其於四子之遺言既已熟貫精求深造有得然後掇其精粹以詔後學猶且與執友東萊呂氏商榷往復久而後出蓋繼往開來誨人不倦若是其精且詳也乾隆閒婺源江慎修先生生朱子之鄉讀朱子之書博通精奧躬行孝弟卓然為當世大儒著書布海內累數百卷而此集注獨久而後出考自序成於壬戌先生年六十有二矣蓋亦終身為之而不厭者其所采輯皆取諸語類或問諸書比類發明條理精密不特不敢輕下己見并不敢雜以他儒之議論俾後之學者一意遵朱而不惑於多歧其篤信謹守又如此故自葉仲圭集解以下注釋者數家唯此最為善本道光壬寅日最承乏大梁給諫星湖前輩方主講於斯每進諸生課以前賢語錄文字士多砥行自愛者一日攜此本示余大興朱文正公所刻也余受而讀之豁然如昧之得明奮然如蹶之思起因知原刊板已散失傳本久稀爰為重校付梓以授院生使人各一編誦習探覈身體力行其於學傳本久稀爰為重校付梓以授院生使人各一編誦習探覈身體力行其於學

術人心必有興起者矣刊既成謹識歲月緣起於首簡朱子世家一篇婺源志
舊文而江先生訂定者原本附刻於後今亦仍其舊云
道光甲辰春三月貴筑張日最序

近思錄集註凡例

一是錄原本六百二十二條。各卷中以所引書為先後。一條或及數事。全文不可破碎也。滬祐中葉采進集解尚仍原文。近世周公恕分出細目。移動本文。破碎糾紛或漏落或妄增。大失朱呂之意。新安朱氏刊本仍之。題作吉水李振裕宛平高喬重編。皆非其實。其間謬誤益多。有節去本文。有以本文作分注。以葉注作本文者。此書遂不可讀。今悉遵朱子遺書原本。以還其舊。

一原本十四卷。各為事類。而無篇目。朱子嘗言。逐卷不可以一事名。近本題篇目。如第一卷題云道體篇。亦非其舊。今本語類。近思錄逐篇綱目一條。註於卷首。俾各編有總領。仍不失朱子之意。

一朱子文集語類。言編此錄及讀此錄之法。彙為綱領。列於書目原序之後。俾讀者知其大要。

一朱子之說。散見文集語類。或問等書者甚夥。今倣性理大全。太極通書。西銘附註之例。凡朱子說。悉採入。有數條文異意同者。從略。一所引太極通書。西銘。惟載朱子本解。其他說甚繁。自有性理全書。此不備載。

一朱子說有不備。則採先儒諸家說及葉氏說補之。葉說有未安或未盡。則附鄙說足之。本文已詳明。可不煩註釋者從略。

一是書原有本註者。加本註二字以別之。

一諸條有字義姓名者。當釋者釋之。所引經史雜書。間釋一二。其原文不盡載。蓋是書非為幼學設。不必一一訓詁。讀者自能詳之。

一近世新安汪氏佑。每篇增入朱子之言。為五子近思錄。施氏璜。又為之發明。採薛敬軒胡敬齋羅整庵高景逸四家語錄入註。各自成書。此不能旁及。亦恐後儒衍說太多。讀者易生厭倦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二

子部 儒家類

近思錄集注十四卷

安徽巡撫
采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近思錄雖成於淳熙二年其後又數經刪補故傳本頗有異同至各卷之中唯以所引之書為先後而未及標立篇名則諸本不殊至淳祐間葉采纂為集解尚無所竄亂於其間明伐有周公恕者始妄加分析各立細目移置篇章或漏落正文或淆混注語謬誤幾不可讀永以其貽誤後學因仍原本次第為之集注凡朱子文集或問語類中其言有相發明者悉行采入分注或朱子說有未備始取葉采及他家之說以補之間亦附以己意引據頗為詳洽蓋永邃於經學究心古義穿穴於典籍者深雖以餘力為此書亦具有體例與空談尊朱子者異也

近思錄集注序

道在天下。亘古長存。自孟子後。一綴弗墜。有宋諸大儒。起而昌之。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功偉矣。其書廣大精微。學者所當博觀而約取。玩索而服膺者也。昔朱子與呂東萊先生晤於寒泉精舍。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闊博無涯。恐始學不得其門。因共掇其關於大體。切於日用者。為近思錄十四卷。凡義理根原。聖學體用。皆在此編。其於學者。心身疵病。應接乖違。言之尤詳。箴之極切。蓋自孔曾思孟而後。僅見此書。朱子嘗謂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又謂近思錄所言。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則此書直亞於論孟學庸。豈尋常之編錄哉。其間義旨淵微。非註不顯。攷朱子朝夕與門人講論。多及此書。或解析文義。或闡發奧理。或辨别同異。或指摘瑕疪。又或因他事及之。與此相發。散見文集。或問語類諸書。前人未有為之薈萃者。宋淳祐間。平巖葉氏。來進近思錄集解。採朱子語甚略。近世有周公恕者。因葉氏註。以己意別立條目。移置篇章。破析句段。細校原文。或增或複。且復脫漏譌舛。大非寒泉纂集之舊。後來刻本。相仍幾不可讀。永自早歲。先人授以

朱子遺書原本。沈潛反覆有年。今已垂暮。所學無成。日置是書。案頭默自省察。以當嚴師。竊病近本既行。原書破碎。朱子精言復多刊落。因仍原本次第。裒輯朱子之言。有關此錄者。悉採入註。朱子說未備。乃採平巖及他氏說補之間。亦竊附鄙說。盡其餘蘊。蓋欲昭晰不厭詳備。由是尋繹本文。彌覺義旨深遠。研之愈出。味之無窮。竊謂此錄既為四子之階梯。則此註又當為此錄之牡鑰。開局發鑑。祛疑釋蔽。於讀者不無小補。晚學幸生朱子之鄉。取其遺編。輯而釋之。或亦儒先之志。既以自勗。且公諸同好。共相與砥礪焉。

乾隆壬戌九月丁巳朔。婺源後學江永序。

近思錄書目原序

周子太極通書

周易程氏傳

程氏外書

橫渠先生易說

橫渠先生孟子說

明道先生文集

程氏經說

橫渠先生正蒙

橫渠先生禮樂說

橫渠先生語錄

婺源後學江永集註

伊川先生文集

程氏遺書

橫渠先生文集

橫渠先生論語說

上海校經山房印行

高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閑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己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粗見其梗槩。以為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厭歟。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矣。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為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新安朱熹謹識。

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輯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槩。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編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向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厭卑近而驚高遠。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

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

淳熙三年四月四日東萊呂祖謙謹識

朱子答呂伯恭曰：「近思錄向時嫌其太高。去却數段，如太極及明道論性之類者，今看得似不可無。如以顏子論為首，却非專論道體。自合入第二卷作第三段。又事親居家，直在第九卷，亦似太緩。今欲別作一卷，令在處之前，乃得其序。」卷中添却數段，不知於尊意如何。此書若欲行之，須更得老兄數字，附於目錄之後，致丁寧之意為佳。千萬勿吝也。○又曰：「近思數段已補入逐篇之末，今以上呈，恐有未安。却望見教。所欲移第六卷者，可否亦望早垂喻也。」○答汪易直曰：「近思錄此間書坊別刊得一本，卷尾所增已附入卷中矣。」○答宋澤之曰：「近思錄比舊本增多數條，如買櫈還珠之論尤可以警。今日學者用心之謬，家儀鄉儀亦有補於風教。幸勿以為空言而輕讀之也。」○答宋深之曰：「熹自十四五時，得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兩家之書，讀之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旨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舊嘗擇其言之近者，別為一書，名近思錄。幸細讀之。」○答李子能曰：「程先生說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若只於此用力，自然此心常存。衆理自著，日用應接，各有條理矣。」近思錄前三四卷專說此事。○答竇文卿曰：「知日誦四書，時時省察此意，甚善。」近思錄說得近世學問規模病痛，親切更能兼着，亦佳。○答或人曰：「近思錄本為學者，不能偏觀諸先生之書，故掇其要切者，使有入道之漸。若已看得浹洽，通曉，自當推頤旁通，以致其博。若看未熟，只此數卷之書，尚不能曉，會何暇盡案頭邊所載之書，而悉觀之乎？」○修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近思錄好脊，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近思錄逐篇綱目一體，二為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養，五改過遷善，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方，十一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學，十四聖賢氣象。○近思錄大率所錄雜，逐卷不可以一事名，如第十卷，亦不可以處事目之。以其有人教小童一段在。○近思錄一書，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或言近思錄中語甚有切身處，曰：「聖賢說得語言平，如中庸大學論語，孟子皆平易，近思錄是近來人說話，便較切。○且熟看大學了，即讀論孟。」近思錄又難看。○近思錄首卷難看，某所以與伯恭商量，教他做數語以載於後，正謂此也。若只讀此，則道理孤單，如墳兵堅城之下，却不如語孟，只是平鋪說去，可以游心。○看近思錄，若於第一卷未曉得，且從第二第三卷看起，久久後看第一卷，則漸曉得。○問蘇軾近思錄看，得何如。曰：「所疑甚多。」曰：「今猝乍看這文字，也是難。有時前面恁地說，後面又不是恁地。這裏說得如此，那裏又却不如此。子細看來，看去，却自中間有箇路陌。推尋通得四五十條後，又却只是一箇道理。伊川云：窮理，豈是一日窮得盡。窮得多後，道理自通徹。○因論近思錄，曰：「不當編易傳所載，問如何。」

曰。公須自見意謂易傳已自成書。○東見錄中明道曰。學者先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云云極經當添入近思錄。○遺書晁氏客語卷中張思叔記程先生語云。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一段。甚好。當收入近思錄。○橫渠語錄用關陝方言甚者皆不可曉。近思錄所載皆易曉者。○因論近思續錄曰。如今書已儘多了。更有却看不辦。

朱子原訂近思錄序

學術與治術一以貫之者也。古之聖賢戒慎恐懼。主敬存誠。默察乎天命民彝之本體。驗於躬行實踐之餘。而天地之所以裁成民物之所以發育。經曲之所以燦陳。與夫一切制度文為之清列。而與時損益以各適其宜者。悉於是乎出。推之人心而同放之天下。而準故學為有本之學。而治為可久之治。况夫學術醇則風尚端。膠庠稽古之士範身名教。而鄉里之薰其德。而善良者效可立睹。又為裨益政教之急務乎。歐陽子曰。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挫遷革。使趨於善。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醇美。然後為學之成誠哉。是言也。

國家以經義育才。自太學以及郡州縣。莫不立之學。而設之官教之之法。則使人日誦習五經四子書。以講求義理之精。為升選登進之階。海內之士。爭自濯磨學術。盡然一出於正以應朝廷之選者。蓋百七十餘年矣。竊嘗思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治以協天地。

之大同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集於孔子孔子之道著於孟子秦火以後漢之江都隋之河汾唐之昌黎皆能闡發道義力任正學然或見其本而倚於偏或窺其廣大而未極乎精微其他紛紜舛錯解經而不得聖人之用心者指不勝屈於異端害道又何責焉宋周程張朱諸大賢剖析於理欲之微並進乎知行之功密動靜之交養見內外之合一由小學以及大學由治己而推之治世鉅細精粗本末始終莫不同條而共貫體立而用行然後千古之道統治法燦然以明而後世得有所取法今科場

功令命題一本五經四子書其援引傳說必以朱子為斷誠以朱子之道孔孟之道也夫聖人之道高矣美矣而朱子引之以近聖人盡其性推而行之以盡人物之性極於贊化育參天地而朱子則教學者慎之於思昔呂東萊先生過寒泉精舍朱子留與閱周程張朱四家之書擇其切實粹精裨於性情心術之正人生日用之恒經世宰物之宜者得六百二十二條分為十四卷名曰近思錄其後往復商榷久而始定以此為下學切要功夫且曰近思錄四子書之階梯四子書五經之階梯也然則士生

文教昌明之會誦聖賢之書志聖賢之志學聖賢之學以仰體
作人之化者舍是書其何以為階哉嘉慶壬申冬余奉

命視學江右抵任後循例按試各郡恭繹

皇上飭士習厚風俗正人心之諭兢兢與士子相勗以實學矣取近思錄為入
德門戶士之穎異者翕然知所尊尚而潛心研究之予亦時能陳其義蘊顧其
所讀本率皆近世汪氏施氏之編且坊刻歧誤甚多非復朱子之舊矣憶予廿
年前得婺源江氏慎修集注極為完善十年前又得大興朱文正公與徽人之
宦京師者新刻江氏本合而校之藏諸篋中因出以商諸中丞芝圃先公重為
刊刻徧示學宮弟子公曰善遂與方伯柏田袁公廉訪孟岩盛公暨僚屬等輸
貲發刊起癸酉冬十一月越次年夏五月告成按學分大小而周布之益人人
得善本焉夫是書自朱子手訂後淳祐中葉氏采進集解一遵原本其後周公
恕分標細目移動本文破碎糾紛不免漏落妄增之譏新安朱氏本或節去本
文或以本文訛入分注又或訛葉注為本文謬偽滋甚大率沿周氏本而益其
誤也汪氏施氏又取朱子語附益其中復引後儒之說發明之均失原編之義

茲刻江氏集注標名曰朱子原訂近思錄從其溯也余惟古昔教育人才之法
莫重於學而學宮之制我

朝更詳備於古學所以求道也道成己而成物者也士君子窮經致用思
聖天子振興文治廣勵師儒之意原欲使經正民興俾鄉有善俗國有真才也
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求衷諸正不矜博覽章句之能盡捐富貴利達之
見一志慮之專以戒夫浮薄之失殫切磋之益而力致夫道德之精以之持己
則誠而明以之式俗則順而祥以之處家國天下之事無所施而不當則必於
近思錄基之體認既熟於以讀四子書始恍然於義理之悅我心由四子書而
研窮諸經益恍然於唐虞三代之學與治運用天理而合乎人情者亘萬古而
不易然後博稽史傳攷制作之得失驗人心之邪正自釐然以辨而不蔽以偏
私由是取以備公卿大夫百職事之選才皆預定而設施亦皆素所習聞即偶
處鄉曲而訓俗型方亦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事也豈不休哉若夫拘守是書而
不復旁通徒事口耳而不求心得甚或摭拾腐說支離傅會而一毫無裨於實
用反使記誦之學噬其陋詞章之學哂其拙此則蹈嘉定以來末學談理之流

弊非今日刊刻之意矣讀者幸鑒余之苦心也夫
嘉慶十有九年歲次甲戌夏五月關中王鼎序

近思錄卷之一

凡五十一條

婺源後學江永集註

朱子曰此
卷道體

濂溪先生曰。無極而太極。

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動而生陽。

朱子曰。太極之

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

一動一靜互為其根。

分陰分陽。

兩儀立焉。

朱子曰。

有動龍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體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

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陽變陰合。

朱子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

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朱子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

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少間隔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大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

之生也。各一其性。

朱子曰。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

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